



故事家孔祥树经典作品集

一九八五年的冰棒

孔祥树 著



中国
好故事

古今传奇卷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的冰棒

孔祥树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九八五年的冰棒 / 孔祥树 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7

(中国好故事)

ISBN 978 - 7 - 5495 - 3032 - 8

I. ①一… II. ①孔… III. ①故事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0372 号

出品人: 刘广汉

策划: 时上悦读

责任编辑: 吴嫦霞

特约编辑: 孙学良

封面设计: 和美万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882/883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桓台县唐山镇驻地 邮政编码: 256401)

开本: 660mm × 910mm 1/16

印张: 14 字数: 160 千字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妈妈给我一把帚……1

跟踪……5

把公司送垮……9

送枣……13

请你开门……16

致命帮助……20

壮行猪……24

张青稻……28

带柴刀的校长……32

李老汉种田……36

去局长家钓鱼……40

租房……44

开锁……48

黑叔凿碑……52

传递清凉……55

厨事……59

演戏·····	64
捡漏·····	68
牛叔放牛·····	72
水长·····	77
扶贫·····	81
赎罪·····	85
标兵·····	89
老板·····	93
大伯与烟·····	97
过滤话筒·····	101
举报·····	104
寻找海娃·····	108
蛊·····	112
打瞌睡·····	115
寒秋·····	119
人才·····	123
笔杆子·····	127
醉酒·····	130
书法家·····	133
亲自开车·····	136
局长住在我对门·····	139

骗一刀·····	143
不带秤的大伯·····	147
乘电梯·····	150
致富策划·····	154
一头出逃的牛·····	159
打电话·····	162
离婚·····	166
棉殇·····	169
路灯·····	172
整渠·····	176
师生·····	180
腰疼·····	184
卖桃·····	188
铁匠王·····	191
超级代驾·····	195
废墟下的手·····	200
救人·····	203
旅游·····	207
一九八五年的冰棒·····	211

妈妈给我一把帚

真没想到，那么红火的厂子这么快就垮了，妈竟一下子成了下岗工人。那时爸一直患病在家，做不得事不说，还长年药罐不离。我与弟也在读书，学校隔三岔五总要钱。现在妈这点儿“财路”断了，无异于釜底抽薪，生活陷入了困境。

妈不吃不喝，在床上躺了两天两夜，最后还是硬撑了起来，揉揉红肿的眼说：“厂子死了人还要活，我就不信老天会绝人之路。”幸好那时环卫所招收清洁工，妈请几个熟人朋友说情，才算谋到了一份事儿。

那天妈推着垃圾车回来，上面放着铁铲、扫帚和工作服。弟一见可乐了，时而推着车子满院跑，时而挥铲舞帚乱折腾。妈在一旁笑着说：“伢崽儿呀，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明天就要上班啦！”激动和喜悦溢于言表。我却高兴不起来，妈以前虽然工资不高，但也不算体面活，现在竟只能去扫街，每天与污泥臭水打交道，那还不是低人一等？

妈负责一段街，每天晚上扫后，次日中午还要再扫一次，责任

心特强。我最烦妈中午清扫，因为这是我上学必经之路，我怕同学们认出了妈，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每次妈在左边扫，我就绕右边走，妈在右边扫，我就绕左边走，尽量躲避。但那次妈还是叫了我，我装作没听见低头继续走，妈连叫几声，我只好极不情愿地停下来，惹得同学们都看着，窘得我满脸通红。妈说：“快帮我扫下，好快点儿回家做饭。”我一肚怨气，有气无力扫着，许多没扫干净。妈看出了我的心思，开导说：“傻伢呀，妈一不偷二不抢，完全靠自己的力气吃饭，有什么丢人现眼的呢？你课本上没学吗？掏粪工人时传祥都得到了刘少奇主席的接见呢。如果没有我们，这座城市能每天洁净舒适吗？”妈轻言细语，但我脸上火辣辣的，写满后悔和羞愧。

爸的病越来越重，最后还是走了，我的天空塌了一角。我诅咒命运的捉弄和生活的责难，希望和梦想被现实击得支离破碎，只感到前途一片灰暗和迷茫。那时学校几个哥们儿，经常约我一起，逃课躲学，东游西逛，时而吸烟，时而泡网，时而找同学插肥（即抢小同学身上的钱），时而打架斗殴，我跟在他们身后，痛并快乐着。那天我刚从网吧出来，就被妈叫住了。妈问：“怎么这么早就放学了？”我谎说：“考试呢。”妈说：“一个同事病了，我帮她扫了一下，却耽误了自己的，你快点儿帮我扫一下，好回去做饭给你吃。”我很不悦地拿起帚，粗声说：“自己都忙不过来，还管那么多闲事！”妈说：“你知道那同事是怎么病的吗？她是被她读初中的孩子给气病的。本来家里就很困难，偏偏那孩子又不争气，每天在外面与人瞎混，成绩一落千丈不说，还被派出所请去了。人不可能没有缺点，就像地上这些烂泥残叶，如果不清扫干净，就会影响人的健康和成长。”妈接着说：“伢崽儿呀，你可千万别学坏，你爸临走时对你说了的，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呀。”我明白了妈的苦心，我不敢听下去

了，只好钩下头去，任泪水悄悄滑落。

爸的丧事我们背了不少债，我那时也升到高中，学校好像总有收不完的费。妈那点儿工资入不敷出，日子日见窘迫了。我想辍学算了，一来可以为家里减轻点儿经济压力，二来可以为家里添一双帮手。但一看见妈那花白的头发、佝偻的腰身、皸裂的双手，到了嘴边的话我又咽了下去，妈这一切都是为我们兄弟累的，我怕伤了妈的心。那次一点儿资料费全班就只我没交了，妈说再等几天工资就发了，我没好气地说：“每次都是等等等，这脸我是丢够了，这学我是不上了，再说即使熬完了高中，将来考上了大学又拿什么读呢？”妈长叹几声，愧疚地说：“乖伢呀，都怪妈没本事，不过只要你兄弟能考上大学，妈砸锅卖铁也送你们读！你有这个理想妈真高兴，妈盼望你早日向妈报喜呢！”妈挤出笑来，泪光闪烁。

后来妈越扫越晚，越扫越长，身体也越扫越差。有时半夜才回，脚也没力气洗了，就往床上一倒，辗转反侧，不住呻吟。天一亮，见我与弟起床上学，便又颤巍巍起来煮面。我说：“妈您躺下，我会煮。”妈说：“我不是躺过了吗，老骨头还撑得住呢。”很快到了寒冬，那天晚上出奇的冷，半夜把我冻醒了，原来下起了大雪，竟发现妈还没回。我忐忑不安地起来，急忙向街上找去，但找遍妈负责的那段街，没有一个人影。我又急忙向另一条街找去，在昏黄的灯光下，果真有人影在晃动。走近一看，那人正在艰难地扫着，满身是雪，不住哆嗦。我赶上前去，哽咽着喊：“妈，您怎么扫到这里来了？”妈把双手呵了呵热气，拍拍身上的雪，哆嗦着说：“妈扫两条街，领双份工资，你的学杂费就不用欠了。”我紧紧抱着冰冷的妈，泪流满面。

我终于没有让妈失望，顺利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收到录取通

知书那天，妈树皮般的老脸笑成了一朵花，连说：“我伢有出息啦，我伢有出息啦。”但一想起那么多学费，妈的眉头又锁了起来，露出一脸愁容来。妈只好去找亲戚朋友，陪着笑脸说尽好话，一家家挪借。那天妈正在扫街，我找去了，我激动地说：“妈，我准备明天提前去上学。”妈愣了一下，怔怔看着我，说：“学费还没攒齐呢，你拿什么报名？”我笑着说：“我已经在家里打好了证明，决定去学校办助学贷款，毕业后自己还。我想提前去搞点儿勤工俭学，为自己挣几个生活费。临走前我只想替您扫次街，让您也歇一下。”妈眼便红了，颤着手抚着我的头，点头微笑说：“妈不累呢，你以前不是替妈扫过吗？傻伢呀，其实你手里一直拿着一把帚，你每天都在扫呢。你扫去了虚荣，扫去了脆弱，扫去了自私，扫去了浮躁，变得自尊自爱自强自立起来，妈真为你高兴！”

我接过帚，涩涩地说：“妈妈，谢谢您给我这把帚！”

跟 踪

一天，李四在商场买一只花瓶，抱着朝门外走。

李四一脚正要跨出门，不想与进来的张三撞了。

砰！李四那只花瓶脱手滑落，碎了一地。

张三和李四互不相识，都愣在那里，

张三涨红着脸说：“真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

李四瞪着张三说：“你的眼睛长哪儿了，瞎了吗？”

张三给惹火了，他冲着李四吼：“你眼睛才瞎了呢，刚才明明是你撞我，你还猪八戒倒打一耙！”

李四气得青筋暴起，额头上的疤痕也闪亮了起来，他用手点着张三的鼻梁说：“明明是你撞落了我的花瓶，你还恶人先告状，就凭你这副德行，老子今天就要修理下你！”

李四说完，卷起衣袖，怒目圆睁，准备上前。

张三也不示弱，他见旁边有块石头，赶快拿在手上，虎视眈眈。

两人剑拔弩张，幸好旁人上前拉开，才平息了一场争斗。

李四被人劝开，往回走。刚走几步，他又转过头，瞪着张三说：

“今天算你狠，老子有急事，懒得理你了，以后别让老子遇到你！”说完，晃了晃拳头。

张三也毫不嘴软，粗声说：“老子也不是吓大的，对你这种蛮不讲理的人，三句好话不贴一耳光，你以后也跟老子注意点儿！”说完，朝李四的背影啐了一口痰。

一时的冲动，一时的气话，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就渐渐淡忘了。

但在不久的一天，张三在街上正准备回家，突然发现了李四。李四当时正跟在张三后面，相隔几米远。张三本来都认不出李四了，还是李四额头那一道醒目的疤痕，唤起了张三的记忆。

张三假装没看见，快步向前走，想避开李四。不想李四也走得很快，紧紧跟着，一直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时李四好像也发现了张三，眼睛直直盯着张三，额头那道疤痕像一把刀，闪着刺眼的光。

张三的脚越走越软，心也越跳越乱。他赶快插向小巷，七拐八弯，总算甩掉了李四。

过了一段时间，张三在街上又发现了李四。李四又跟在张三后面，隔着十几米远。

张三又故技重施，从正街一下插入小巷，拐来弯去。不想这次失算了，李四也沿着这条小巷，穿来绕去，如影相随。

张三的心一沉，心想如果在这里被李四暗算了，过往的人又少，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无门呢。张三的身子不禁微颤起来，双腿也好像不听使唤，趑趄趑趄。

张三一个劲儿向前晃，总算走出了小巷，进入了自己居住的小区。但李四不依不饶，也跟进了小区。

这狗日的也太阴毒了，他想搞清楚我住的具体位置，好以后来暗算我。想到这儿，张三有点儿不寒而栗。

幸好小区正在举行中老年健美操表演，张三趁李四不注意，一下钻进人堆里，再偷偷跑回家。

又过了几个月，张三又碰上了李四两次。张三每天如芒刺背，坐卧不安。

不久，张三又发现被李四盯上了，就在张三居住的楼前。

张三有点儿慌，他想，自己住在什么地方都暴露了，那以后自己的一举一动不都处于李四的监视之下了吗？

更让张三心慌的是，李四正狠狠盯着他，手里还拿着一根棍子，一步一步跟着，好像要教训他似的。

张三的心快要跳出来了，腿一个劲儿打战，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

张三站在楼栋口不动了。他不敢再上楼，再上楼那自己具体住在哪一层哪一间房就清楚了，那自己甚至家人就更危险了。

张三就这样站在楼梯口，紧握拳头，青筋暴出，瞪着李四。

李四也停了下来，紧握着那根棍子，狠狠盯着张三。

两人默默对峙着，一个不退，一个不走，连空气都快凝固了。

这时，李四掏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

张三的心一咯瞪，他想坏了，那痞子崽儿肯定是自己不敢动手，要搬救兵来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再说这个隐患一日不除，自己也一日不得安宁。于是，张三也赶快掏出手机，拨打了110。

很快，随着警笛一响，一辆警车向小区疾驶而来。

警察下了车，问：“刚才是谁报警？”

张三说：“是我。”

李四说：“我也报了。”

警察又问：“你们有什么事吗？”

张三指着李四说：“为了过去一点儿小摩擦，他一直在跟踪我，今天还拿着棍子想暗算我。”

李四也指着张三说：“是他跟踪我，我手里拿的明明是卷轴画，明显是他在诬陷我。”

警察有点儿蒙了，说：“你们到底是谁跟踪谁？”

张三急着说：“我就住在这个小区，怎么是我跟踪他呢？”

李四也急着说：“我住进这小区一年多了，肯定是他跟踪我呢。”

警察越发糊涂了，说：“你们到底住在什么地方？”

张三说：“我就住在这个小区 38 栋 3 单元 5 楼 1 号房呢。”

李四说：“我也住在这个小区 38 栋 3 单元 6 楼 1 号房呢。”

警察吃惊地说：“什么？你们是邻居！”

张三和李四满脸涨红，呆若木鸡。

把公司送垮

我家住在小区7楼，送水的是一个小伙子。

小伙子吃得苦，每次我一个电话打去，很快就听见楼下摩托车的轰鸣声，接着楼梯间就响起有力的脚步声。

我赶快把房门打开，转眼小伙子就站在我家的门前：肩上扛一桶水，手里提一桶水，胸脯一起一伏，汗水珍珠断线般下落。

小伙子朝我憨厚一笑，掏出毛巾胡乱揩下，再套上鞋架上的鞋套，两只手各提一桶水进来了。

他把饮水机上的空桶取下来，熟练地把刚送来的水桶的封口撕开，双手一托就把水安放好了。

他接过我给的水票，提着两只空桶噌噌噌下楼了。

一天，小伙子送来水，准备换上。其实换水不是他的事，我赶快上前，说你歇歇，让我来。我的手还没挨到桶，小伙子早已一把托起，把水换好了。

我赶快倒一杯茶，并问起他的家庭和送水的事。小伙子边喝边说：“我妈卧床多年，药罐不离，每个月都要花一千多元。我送一桶

水提成几元钱，由于联系的客户少，每月只够供养那只药罐。”

我听得心里酸酸的，把最后两张水票给了他。小伙子见我的水票喝完了，嗫嚅着说：“这家矿泉水取自深山，高品质、纯天然、无污染，不知道你还继续喝不？”

说句良心话，这家的水质不太好，我早就不想喝了。但面对这双乞求的眼睛，我的心软了，赶快说：“喝，继续喝，我明天就去买水票。”小伙子听了，朝我感激一笑，很轻快地走了。

几个月后的一天，酷热难耐，我打电话叫送水。过了好久，也没有送来。我以为对方忘了，正准备打电话催，不想门铃响了。

我打开门一看，一惊，原来是个六十来岁的大伯，扛着一桶水，双腿发颤，面白嘴白，上气不接下气，汗水把微白的乱发都粘住了。

我赶快上前，帮着接下水，问：“大伯，你该不是送错了吧？”

大伯拿出毛巾，胡乱擦擦汗，吃力地说：“没送错，我儿子病了，我替他送。”

大伯停一下，等喘顺了气，接着说：“下面还有一桶水，我去去就来。”大伯蹒跚着，抓着楼道的扶手，一歪一斜地下去了。

又过了好久，大伯才扛着水上来。大伯把水放在地上，倚着门框，喘着粗气说：“人老了，身子骨不听使唤了，一桶水都要歇几次，让你们久等受渴了。”

我说：“大伯，没关系的，天气这么热，你注意下身体，别中暑了。”

大伯笑笑，赶快换上鞋套，急急把水提了进来。我把空桶从饮水机上取下，准备换水。不想大伯一个箭步上前，一把抓住那桶沉沉的水，一下用力地托起，把水换好了。

大伯说：“这水一直是我儿子换的，怎么能劳你费力呢。你们读书人的手拿笔好使，换水还是我们轻便些。”说完，大伯把那撕下来的塑料纸捡起，丢进垃圾桶里。

我过意不去，赶快倒一杯茶，叫大伯坐沙发上歇歇。大伯接过茶，只是站着，一口气喝完了。我赶快再倒一杯，大伯急急摆手，说“喝好了呢”，就向外走去，轻轻关上门。

又一次，大伯送两桶水，我把最后两张水票给他。大伯看着我，嘴唇翕动着，犹疑着说：“你的水喝完了，你看这水怎样？”

我知道大伯的意思，他老伴和儿子病了，他多想多一户客户，多送一桶水，多挣几个钱，多缓减一点儿生活的压力。我赶快说：“这水好，你放心，我会继续喝的。”

大伯摇摇头，急着说：“我不是这意思，这水其实不是深山的矿泉水，而是在县城接的自来水，老板只是在自来水里溶一种药丸，消消水腥气。我多次劝告老板，但他就是不听。”

我大吃一惊，说：“这是真的吗？”大伯说：“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医生说我儿子也是喝这种水病的，我是劝你不要再喝这种水了。”

我终于明白，这种水怎么老是有点儿混浊，还有一丝怪味。我又纳闷说：“你这样揭自己的短，挖自己的墙脚，不是会影响你的工资吗？”

大伯憨笑说：“我少送几桶水，只损失点儿小钱，如果你们喝出了病，那就要用大钱呢。”

大伯提着空桶哐当哐当下楼去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呆若木鸡。

后来，我就不喝这家水了。但大伯还在小区送水，不过原来他要送十几家，现在好像只送一两家了。